



最近參與的文化活動，大多與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有關。不論是回顧香港水彩畫歷史的聯展，抑或以中國傳統文化名言警句入題的書法展，大多離不開「歡聚」這一主題。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藉由筆墨交流切磋，不失為一件樂事。

在西方繪畫中，亦不乏呈現這類雅聚或歡聚場面的畫作，比如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以及莫奈的《六月三十日蒙托哥大街》。兩幅畫作，一靜一動，後者熱烈飽滿，前者頗有些「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意味。

一百三十多年前，當印象派名家莫奈創作這幅《蒙托哥大街》時，巴黎全城正因第三屆世界博覽會的召開，沉浸在愉悅熱烈的歡慶氛圍中。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當時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與普魯士王國之間進行了一場耗時長久的戰役，最終以德意志帝國成立、交戰雙方簽訂凡爾賽合約而告終。德國經此戰爭，迅速成為歐洲大陸的新霸主，而法國在此役後元氣大傷，歷時數年，才漸漸恢復。因此，一八七八年舉辦的第三屆世界博覽會，被法國人視作恢復與重振的象徵，加之七月十

四日的法國國慶日即將到來，無怪我們會在莫奈畫中見到蒙托哥大街(The Rue Montorgueil)上衆多迎風飛揚的法國國旗。

莫奈創作過不少以「大街」為主題的畫作，既有闕寂無人的鄉間小路，又有繽紛熱鬧的城市街頭。在描摹蒙托哥這條位於巴黎鬧市區、有衆多餐廳與咖啡館的熙攘街道時，畫家將印象派以色彩及光影渲染情緒的技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畫作採對角線構圖，以增強畫面的縱深感。畫家由高處俯視而非平視或仰視，這樣既便於呈現空間感，也將街道上以及兩側房舍的情形盡收眼中。

畫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紅白藍三色的互動。三種顏色本就搶眼，又恰好是法國國旗的顏色，故畫家相當聰明地選用國旗這一既富辨識度又有象徵意義的符號作為畫作主體，而街上熙熙攘攘慶祝的衆多市民，則扮演烘托與陪襯的角色。試想，如果以街上行人為主體，整幅畫作的視覺衝擊力恐怕要失色不少呢。

與蒙托哥大街上張揚的、熱烈的聚會相比，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一四八三至一五二〇)筆下的《雅典學院》雖然同

# 畫中歡聚

李夢

樣描摹聚會場景，卻充滿平和的、睿智且沉思的意味。

《雅典學院》創作於一五〇九至一五一〇年間，不單是意大利畫家拉斐爾的代表作，更是後人提及文藝復興藝術時不可忽略的作品之一。拉斐爾將不同時期、不同風格及流派的五十多位思想家與哲學家置於同一畫面中，既能傳神描摹他們各自的性情，也令到整個畫面的構圖呈現出文藝復興全盛期的、和諧理性的樣態。

這件位於梵蒂岡博物館中的巨幅畫作(長近八米，闊逾五米)，以神學、詩學、哲學和法學為主要內容，從構圖上來說大致可分為五個部分：畫幅正中、位於拱門前面的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兩位主角；主角左側的亞歷山大帝和蘇格拉底等；主角右側的衆學者及角落裏的畫家本人；畫幅前景左側的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和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前景右側的阿基米德和天文學家托勒密等。每位學者的形象都依其性格創作，比如



拉斐爾特意將這樣一位隨院

拉斐爾畫作《雅典學院》作者供圖

意到近乎懶散的老者置於畫幅中央，其實頗具深意。當第歐根尼與衣着光鮮、舉止嚴謹的學者共處一室的時候，他與衆人雖無言語或眼神上的往來，但與廳內的整體氛圍卻並不相連。拉斐爾筆下衆學者各做各事卻又彼此尊重的情境，與孔子的那句「和而不同」雖說隔着千百年時空，卻頗有共通之處。



莫奈畫作《六月三十日蒙托哥大街》

作者供圖

# 展覽周邊

陸小鹿



周邊，大約是個新詞，反正我是這些年才熟悉它的。起初，我對周邊印象不好，覺得那恐怕是專門用來騙孩子錢的，因為我家有個小動漫迷，那些年沒少「要挾」我給他買動漫周邊產品。後來，形勢突然發生了扭轉，小動漫迷彷彿一夜間長大，再不提動漫周邊的事，反倒是我，似在一夜間掉「坑」，且有沉醉其中不願自拔的勢頭。

轉變是從Tango的漫畫展開始的。有一年，寫字樓下的商場裏舉辦了一個漫畫展，主角是一位在網絡上走紅的漫畫家，叫Tango。他的畫很有個性，黑白二色的畫中隱藏了很多苦澀的笑點和直白的隱喻，無厘頭的圖案幽默、逗趣，極易與觀衆產生共鳴。

Tango是一個貓奴，因此，貓是他熱衷繪畫的主題之一。展覽中有幅圖案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個戴墨鏡的光頭男，抱着一隻黑貓在自娛自樂。彼時，正值我的一位好友喬遷之喜，他也是資深貓奴，光頭，也恰好喜歡戴墨鏡，這幅漫畫簡直為他量身定製。於是，我買下了以這幅畫為圖案的Tango限量版抱枕周邊，又配了三隻其他圖案的系列貓抱枕，共四隻抱枕，送給了好友。沒想到好友一見引為珍寶。乳白色棉麻質地的抱枕擱在他家黑色的真皮沙發上，腔調十足，引來訪者連聲稱讚，把光頭鏡屎官樂得顏顏大悅。我自然也收到滿滿的成就感，從此心甘情願墜入周邊的坑。

上海這座城，好像隔一陣就會有大牌畫家的展覽會。有次展出了不少雷諾阿的畫，我買到《小艾琳》為圖案的鼠標墊周邊，把它帶回辦公室，工作的時候，輕點白色鼠標，彷彿一枚粉撲在小艾琳白淨的臉上抹來抹去，工作倏忽變得文藝起來，清純的小艾琳彷彿綠谷吹來的微風，化解掉工作的煩憂。時至今日，這塊鼠標墊已經被我用了差不多有兩年時間了，我還沒有厭倦它，還是那麼喜歡它。

今年夏天，我的女神奧黛麗·赫本「空降」上海展覽中心。在展覽會上，我看到了金光閃閃的奧斯卡小金人、《羅馬假日》裏喬治安妮公主在街頭穿梭的Vespa摩托車、《龍鳳配》裏驚艷出場的Sabrina裙、《蒂凡尼的早餐》裏的小黑裙和霍莉自彈自唱《Moon River》的那把吉它……想起當年為了寫好赫本，曾將她演的電影一部部看過去，那些痛並快樂着的日子是多麼難忘而美好。展後我買下赫本的兩個周邊——一套八角形印有赫本頭像的黑白波點咖啡杯套具，和一隻印有赫本黑白頭像的抱枕。我把咖啡套具放在辦公室的桌上，又把抱枕抱回了家，看着赫本清新的面孔，平淡無奇的日子立刻變得光芒四射，我好似生出了某種錯覺，覺得赫本就在我身旁，我也變得如她那般優雅起來。

松浦彌太郎曾經說過：「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件物品都有專屬於我的『故事』」。而我希望，生活中的每件物品都是我打心眼裏喜歡的物品，當我面對它們時，會有美好的感覺心底悠然浮起。



# H K 人與事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這不僅是香港人的喜事，更是中華民族的盛大節日。太平山下的萬家燈火，尖沙咀對岸的璀璨城市景觀，每一次都留給我最為溫馨的感受。我出生在上海，卻與香港有久長的淵源，我的父母結識於香港，上世紀四十年代，母親和姨婆是香港居民，住在郭沫若的樓下。父親葉以群是著名的文藝評論家，時常去拜訪郭先生。那時認識了我的母親。一九五〇年，母親跟隨父親來到上海，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後來姨婆也從香港來到上海，我們幾個兄妹都是她親手帶大的。

曾經看過霍建起導演拍攝的電影《蕭紅》。電影開頭有這樣一段情景：蕭紅的丈夫作家端木蕻良對躺在病床上的蕭紅說：「茅盾、以群、鄒韜奮都撤離香港了，許多人都走了。」可是蕭紅卻重走不了。她孤零零地躺在空蕩蕩的醫院裏，最終病逝在香港。電影中的那個場景重現了四十年代香港的氛圍，那時的香港是祖國的游子，被英國人統治着。

端木蕻良所說的撤離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日軍一佔領香港，便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實行宵禁，敵寇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並貼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須到「大日本軍指揮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當時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等在內的數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向在香港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處境危險。在香港的日子裏，茅盾自稱是文具店的老闆，以群是總採買，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廚師，他們同甘共苦，在日軍空襲的炮火下幾度輾轉，共同經歷了戰爭年代的艱辛。

據歷史資料記載，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

# 我的香港情緣

葉周

，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多方設法保護並幫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離港九，將他們轉移到東江抗日游擊區等地。身在香港的父親以群直接參與了那次文化人的大營救。日軍攻打港九後，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幾易住所，各自分散隱蔽，彼此失去聯絡。營救人員幾經周折，終於設法找到了所有的營救對象，幫助他們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擺脫日軍的搜捕和特務的監視、跟蹤，然後將他們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別安排他們轉移到東江游擊區或其他地區。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茅盾、葉以群、戈寶權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換上老百姓的便裝，打扮成「難民」，由游擊隊的交通員引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至黃昏時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營救人員準備好的一艘大駁船。當時，從香港去九龍的海面已經被封鎖，他們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在他的《脫險雜記》中寫道：「我們這艇子裏有Y(葉以群)、小高、寶公(戈寶權)，以及其他朋友……我們說說笑笑，確信「偷渡」一定順利完成。因為這不濃不淡的霧罩太好了。但是曉風很冷，從船頭灌進來，我們雖然擠緊了的，還是不免瑟縮。」鄒韜奮、胡繩、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後由交通員帶到這裏。次日凌晨，交通員又分別將這些文化人帶上三隻披有草蓆蓬的小艇，乘着銅鑼灣出口處巡邏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終於安全抵達九龍市區秘密接待點。

安全到達九龍後，就改為徒步，他們背着簡單的行李翻山越嶺，經過荃灣、元朗，往離深圳不遠的東江方向去，時常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經過數天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來到東江游擊縱隊司令部的駐地白石龍鎮。司令員曾生和政委林平把大家請到司令部裏，端出了幾大碗熱氣騰騰的紅燒肉招待

大家。據了解，當時絕大多數的左翼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都是通過陸上交通線轉移的，白石龍村是他們從香港脫險後在內地游擊區停留的第一站。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龍村只呆了十幾天，有的呆了一個多月。但是，驚心動魄的營救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為紀念歷史上這一次大營救，深圳市、寶安區兩級政府一共投入資金四百多萬元人民幣。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二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白石龍「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正式建成並開館。我期望著早日前往參觀。

除此之外，在父親的記載中還有一次記憶深刻的香港之旅是一九四七年，國共戰場上進入決戰，大批無黨派知名人士陸續轉移到香港，作為過渡，免得他們遭國民黨綁架和殺害。當時來到香港的不僅有郭沫若和茅盾，還有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齊聚在那裏，他們感到建立新中國曙光已近在眼前，異常興奮。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分批安排他們乘秘密進入東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這批從香港乘船北上有的沈鈞儒、李濟深、章乃器、鄧初民、郭沫若和茅盾等人。而父親卻是最後一批離開香港。他在潘漢年的領導下，一批批的送走了大批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然後才回到北京。

如今我每一次走在香港的街道上，都設法在縱橫的街巷中，穿梭的人流中找尋他們當年的足跡和身影。香港是父親和母親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地標，母親的年輕歲月曾經生活在那裏，她與我父親的愛情在那裏萌芽，她的姐妹手足後來依然常年生活在那裏，那裏始終是她的故鄉。

(上)



# 外交圈

小可在港土生土長，母語是「港式廣府話」，但從小很喜歡其他語言，覺得語言很漂亮。儘管懂普通話、英語、日語，但自覺認識膚淺。每逢看到有國家領導人外訪或接見外賓的新聞片，總是很留意那即時傳譯員，自嘆不如。這類傳譯員不僅外文好、本國語文好，還對所要傳譯的兩國語文背後的文化和歷史認識甚深，且青春少女，樣子娟好，態度溫文，令人好生羨慕。

涉及外語，小可更很想多知道外交官生涯。適逢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衆多慶祝項目中，有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的公眾開放日活動，小可有幸能參觀，樂不可支。

開放日內容豐富，憑請柬可免費領取兩冊書。《外交官在行動》和《現狀與提升，解讀中國軟實力》在手，小可如獲至寶。《外交官在行動》的美國篇中，一位外交官憶述在美國芝加哥尋人的往事，當中的幾句話讓人感動不已：「一份份親情連接千家萬戶，編織起美好生活，讓我們簇擁着溫暖在人生道路上前行。對於從事領事保護工作的中國外交官而言，守護中國同胞的親情和幸福是一份神聖而莊嚴的使命，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例如撤僑和協助遇難家屬，外交官要想盡辦法，從紛繁的資料中查找真相，且要頻繁穿梭於機場、醫院、監獄之間，不惜一切搶救同

畫畫家揮毫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作者供圖

# 在外交部公署慶港回歸二十周年

小可

胞的生命，工作艱辛，卻甚具意義。《現狀與提升，解讀中國軟實力》一書的「中國夢·美國夢·歐洲夢」篇中，「中國夢視野寬廣，蘊涵豐富，同時兼具開放性、包容性，它源於中國，借鑑西方，為了中國、屬於中國，同時也為了世界、屬於全世界。」乃充滿了智慧的金句。

公署大門外，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字樣，在其下面，有好幾束千日紅小花。千日紅花語為「不朽」，小可覺得，這正代表着公署人員的精神，很有意思。進入大廳前，左邊有一個巨型背板，讓參觀者在上面簽名留念，很多人聚在那兒簽名、拍照。進入大廳，文物展覽現眼前：嘉慶青花雲龍紋紅、秦銅車馬……還有內地書畫家即席揮毫，要得到珍貴書畫作品，得有耐

性排隊輪候。在資料豐富的涉港外交圖片展中，一幀圖片很令小可懷緬：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莊嚴升起。小可想起當日有幸參加香港回歸的新聞工作，在大雨滂沱下與全報館人員一同見證回歸日子。前方記者全身濕透，但大家毫無怨言，反之個個精神充沛，熱情澎湃，自己的工作做完了，還幫助其他同事



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外交部公署門外張燈結綵

作者供圖

完成工作，通宵達旦。另有一張照片頗有趣：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鄧小平在會見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時說：「我今年八十四，該退休了。」但翻譯誤將「八十四歲」翻譯成「四十八歲」，引得賓主一陣歡笑。鄧小平年輕時留學法國和前蘇聯，懂法語和俄語，讓熱愛外文的小可由衷折服。

民族特色文藝演出部分，有來自雲南的少數民族表演歌舞，給開放活動增添熱鬧氣氛。

今次是公署自香港回歸以來第六次舉辦開放活動，小可才第一次參觀，收穫良多，臨離開前還以「香港市民」名義在紀念冊上寫下了「讓香港學生多了解中國」幾個字。

不論港人持什麼政見，但沒有一個人能否定一個事實：內地三個駐港機構：中聯辦、解放軍部隊和外交部公署，駐港二十年來，對香港同胞秋毫無犯，守法守禮。且看美國在全球一百五十塊並非自己領土的地方駐軍，軍費由當地支付，在當地時有違法如強姦等滋擾平民的新聞出現。中央在與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香港的駐軍，嚴守法紀之外，不帶侵略性不用港人支付。想到此，不禁對志向高潔，品行端正的三個駐港機構人員肅然起敬。

在公署給參觀者送贈的紀念品中，小可對上面印有習近平主席頭像及「2017攜起袖子加油幹」字樣的杯子珍而重之，每天喝開水時看看，力量倍增，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香港人感到自豪。